

C & G interviewing Ray and Ms. M about Hong Kong's Harcourt Road

《C & G 訪問 周偉雄 及 M 小姐 有關香港的夏慤道》

訪問日期: 2024年的10月6日

訪問以港式廣東話進行，另附英語翻譯。

C: Clara Cheung, G: Gum Cheng, R: Ray Chow, M: Ms. M

C: [00:01] 那今天是2024年10月6日，我們在Sheffield Block Projects的Arts Gallery Space 訪問周偉雄，是不是周偉雄？可不可以這樣稱呼你？

R: 是，沒問題，可以

C: [00:14] 那我和Gum在這裡啦，就想問關於你對夏慤道的記憶。由於大家都是香港人，我猜對香港夏慤道的記憶會比Sheffield夏慤道的記憶更深刻？

R: [00:30] 夏慤道的記憶相當之...深遠啦。我們年青... 我的年青時代，[19]80年代，開始出來社會工作，都有很多來回金鐘的機會啦...見工啦、去領事館...之類的，去商業活動，或者一些東西等等都會去那邊的。 反而比較熟悉，多去[夏慤道]的時間，其實是自從我在...2000年左右... 9... 2000年左右開始參與社會運動之後，特別是加入了街工

C: [01:16] 全名街工叫什麼？

R: [01:18]街坊工友服務處。開始參與這個地區工作啦，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助理，到後來參與區議會成為區議員，是多機會去立法會，因為香港的立法會就在...金鐘，我們去的話都是乘坐地鐵，去到夏慤道那裡下車就走[過去]，就是去金鐘站，就沿著夏慤道的天橋走上去立法會。那麼...就會多出去那裡的[夏慤道]位置。那麼而真的能夠腳踏下去夏慤道的馬路上面呢，就是由於2014年的那個雨傘運動。那麼那個心... 那個...雖然時間，可能是橫跨...由9月到12月，就是短短的3個多月，但印象是很深刻，可以說是我整個從政的經歷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當中的一些擔心啦...期間對於[雨傘]運動發展的擔心、焦慮，甚至乎看見很多市民的參與的那種積極性、創意，是很啟發我們想到很多東西。即使我所參與的組織，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是一個基層勞工團體，可能在工作上都是以這些基層權益或者是勞工工作為主，但是...都是比較傳統或者相對地保守一點的一些的...政治立場，或者是做事的手法都會考慮到基層工友的感受， 或者接受能力，所以不會太多很先進或者很前進的手法。但是經歷過了[20]14年 是啟發了我們很多[政治]新人，起碼在我自己來說，有一些東西原來社會運動是可以夾雜一些環保[議題]， 甚至是...勞工議題裡面也夾雜一些環保...工業行動裡面也可以加上一些教育，還有一些訊息傳遞的東西，所以其實很多東西是有一個互動性的。

C: [04:11] 剛才你說從政，尤其是當選區議員之後就更多去金鐘附近政府總部...有什

麼連繫？可否多說一些？

R: [04:24] 由2007年開始參選，但當時其實是比較少的，可能一個月一次...兩個月去[金鐘]開會那樣。但真多去的時候，當選之後，2011年開始，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天如何都會去一次。有時候帶街坊去，有時候跟同事、執委、其他的區議員去[金鐘]開會，甚至幫忙做一些...議題，方便在立法會上去提交立場書那些東西，所以多去的原因就是，當時開始 2011年開始打後...

C: 2011年也是政府搬去新政府[總部]？

R: 是，沒錯

C: [20]11年之前是不是去舊立法會？

R: [05:23] 是，舊[中環]立法會[大樓]，但其實我們少去是因為地方太小...地方太小。基本上議員可以用的空間不多，所以就比較少去的。新政[府]總[部]入伙之後，我們多了去那邊開會 做事。因為多了空間可以借... 多了會議室，借會議室開會。我們會就著寫...有些民間團體可能他們本來沒有資源，連寫字樓都沒有那些的，需要借地方的，我們很多時候梁耀忠議員啦，或者我們街工的立法會同事幫忙借房，借房給團體組織開會。既然我們有用議員辦事處的角度借房，無論如何怎樣都有[立法會議員的]職員坐在那裡聽著，我們又有份參與，所以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了解的東西多了。

C: 那分兩個面向問啦。比如你說剛才說帶一些街坊...或者另外組織裡面其他的[團體]，他們是不是會員呢？街坊一起去那裡開會... 那當時在立法會新大樓裏面開會是一件事啦，那之後2014年雨傘運動討論會在馬路上發生，那個對比有沒有...剛才說了一點反差，再多說一點吧。當時那些街坊有沒有特別的意見或者想法？

R: [07:12]不如我講講我自己對運動初期和運動的中期，甚至到後期不同時間我自己一些做事方法的轉變吧。由於學民思潮...他們在2014年初反對國民教育而衍生出來一些抗爭行動，那當然我和街工其他同事、會員、辦事職員當然不認同國民教育這件事情，但是我們都覺得處理手法上，我覺得可能是...也就是學民思潮可能是有保留的。我不會說是激進，是進取了一點點。我們是有有點擔心，但擔心的問題是 我覺得不可以阻礙別人，特別是年青的學生他們切身處地、身受其害的，他們做多點事，覺得合理的... 他們肯做，那任由他們做，所以就不會有很大的抗拒。但問題是去到[2014年]9月中開始，他們在立法會外面一些的駐紮啦、甚至是罷課行動啦，我擔心這個情況會擴大。我們也有一些的... 立法會啊、區議員的同事，我們也會開會討論，怎樣去面對局勢，有可能產生不同的面向的變化，那個定位。比如我們特別議員，都要面對就是公眾會...街坊會問到我們一些立場的事情。那我們究竟用什麼角色定位呢？我們要討論，那麼多東西你講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一定要同一口徑呢？又不一定的，都總要有討論，我們究竟大家怎麼看那個發展。即使立法會裡面梁耀忠他代表我們街工，他的立場是怎樣呢？我們都要給他一些意見。所以都會討論很多。我很記得...不說其他人，說我自己啦。我自己當初的看法就是，我是擔心那個趨向會令到政府站得更硬。因為以梁振英的性格是挺硬的，我擔心他會站得更[強]硬。但也想不到後來政府的立場

上有少許調整，特別是黃之鋒在9月26日爬入政府總部之後，那個局勢氣氛是很緊張的。我記得當時我們在立法會外面，對不起... [接電話]

G: 好了 再回來，剛才有M小姐再加入的， 她也會再接受我們訪問去講關於夏慤道的一些故事。現在麻煩周偉雄繼續講...將一些故事吧... 那繼續我們剛才的...

R: [10:22] 那我講回吧。其實早期我自己抱著一個... 擔心事態會惡化的狀況，並且是比較，有一種比較...可能是用一種傳統價值觀的角度去看那個事態的發展。但是當黃之鋒爬進政府總部... 這個事態是急轉直下，我是擔心政府會採取什麼行動對付他。但是正因為黃之鋒爬進政府總部，警方就即時拘捕了他，之後社會各界，包括立法會、各個政黨，甚至是所有的大專的學生組織...和其他學生也都採取更加...跟進的行動，希望給予壓力政府，令它盡快獲得釋放。但是政府也在第二次採取的態度是比較冷靜，甚至乎我用一個字形容就是很溫和地去處理，沒有將氣氛再進一步激化。我就開始慢慢轉變了對整件事的事態發展。到了9月28日，戴[耀廷]教授和學民思潮的一班朋友，以及個別的一些朋友在立法會裡面，開了會出來，宣佈正式佔領中環啟動。那是另一波令我我擔心會再惡化...情況會再惡化。但在現場的氣氛上，我看到很多市民很興奮...參與的市民很興奮。覺得宣佈佔領中環了，可以做很多事。但與此同時，我和街工和其他朋友其實在另一側[另一方面]... 戴[耀廷]教授宣佈佔中之前，我們都討論，也擔心事態發展發展下去會更加差，但也沒辦法，還是要看...但幸好當時...

G: 當時你身處哪裡？

R: [12:36] 我其實...有前後段位置。戴[耀廷]教授在開會的時候，其實我們和街工的一些朋友，還有一些和我們比較熟悉的左翼朋友，在立法會梁耀忠辦事處開會，開到差不多的時候，知道他們學民[思潮]和戴[耀廷]教授準備... 準備宣佈佔中那一刻，我們其實已經下去了...已經[從立法會辦事處]下去了。那之後呢，我們在他們那舞台...在旁邊的... 靠立法會外牆那邊，我們坐在那裡，當時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我跟朋友在聊天，聊天的時間...

M: [9月]28號你沒有整晚在...

R: 我在，我在

C: 其實是[9月]27號晚，28號凌晨[那個時段]

R: [13:27] [是9月]27號晚上到[28號]凌晨... 他[戴耀廷]是凌晨宣佈，是凌晨宣佈那時是在28日...

M: 你[R:]整個[9月]28號在夏慤道，我印象中...

R: 那個是第二日天來的，宣佈完之後第二天。我們在[立法會]下面聽到他們喊宣佈，那一刻我剛剛站在鐵馬[鐵欄]... 欄了路的裡面。外面有一班防暴警[察]。我幸運地當時警察... 那班防暴警[察]是很平靜的，沒有打算衝過來。我和有幾個警民關係組的總都警長都熟悉的， 他們的態度都是跟我們表示冷靜，希望大家冷靜，大家想變得冷靜。

當時的氣氛是，[宣佈佔領中環]裡面很興奮，外面很冷靜的，沒有打算對峙的衝突。反而有一班人看到警察就走上推鐵馬[鐵欄]，反過來我和另一些糾察隊成員，包括一些...專門在各式集會裏面做糾察工作，看著...控制他們，叫他們不要衝，我說你不衝，警察就不會過來，[不然]還會連累其他人

C: 可否形容多一點，就是警察就是站在馬路外面？

R: [是]外面。當時的氣氛是這樣。其實後來看到警方也冷靜，我就相對地覺得那個危險度低了...想不到一直拖下去，拖下去，拖下去之後，去到12月，那個情況就越變越差了，就是這樣

C: 那整個過程裏面，有沒有一些之前會和你一起去...政[府]總[部]、議員辦事處開會的一些街坊，或者其他的組員的參與？

R: [15:42] 那不如我說回吧。因為其實我們以往帶街坊去金鐘那邊開會...

M: 有一次車跟人出去 不過哪一天呢？很接近的... [20]14號... book[預約]了車出去的...記不記得？

R: [16:03] 那應該是[20]19[年社會運動]

C: [16:08] 我們會再講[20]19年，待會兒再說

R: 我先講一下[20]14年[雨傘運動]。我會帶街坊去立法會那邊開會，通常都是一些中老年的長者工友為主... 都會帶那類型的街坊去開會，因為知道他們比較切身處地關自己的事，他們才會立法會開會，包括去立法會申訴，去見梁耀忠議員申訴他們一些 ... 請求幫助解決一些問題，都是以這一類為主。那年輕的朋友比較少會跟隨他們，除非是一些勞工的個案，他們才會去，所以其實當時比較少年輕人會跟著我去。但反而就是在佔領中環那段期間我在金鐘那邊留守，或者去參與一些行動的時候，反而看到在我[代表的區議會地]區裡面一些年輕街坊，他們會主動走過來跟我們聊天、握手、拍肩膀、自拍等等，很多東西。[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區裏面有這麼多年青人，其實對社會的關注也很多，只不過他們以往沒有投入社區裏面的討論和參與。漸漸之後我都會多做一些事，搞一些地區裏面的討論。相對地其實在區裏面他們的討論也會少，但是反過來14年之後，我多了一些年輕的義工 幫助在地區裡面做一些工作，甚至他們可能會幫忙去就著議題去幫忙想一些事情去做，這是有的。所以其實2014年在那個傘運裡面是能夠令到很多本來不想參與運動，不想參與政治的人呢，啟發了他們去關心自己的社會。我覺得這個是傘運所帶動出來而衍生後面才有其他的東西

C: 我不如問多一點仔細一點的。就是說一些年輕的街坊，他們本身可能以前在自己的區裡面，沒有見過他...

R: [18:31] 見過他們，知道他們的存在。因為我[在我區議會地區]擺街站都擺得很密，特別是在我未當選之前，我每天七、八個小時都會擺在梁耀忠[地區]議員辦事處，就在這個位置擺四個小時，擺八個小時。所以很多時候街坊都很久之前 已經見過我，打打

招呼、聊聊天，只是想不到他會參與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的事

C: [18:57] 就是直接走到金鐘夏慤道現場？

R: [19:00] 是的

G: [19:04] 不如問問M小姐。關於我們的項目是夏慤道啦。想問一下你對夏慤道的印象，或者第一個印象... 最開始你是怎樣知道夏慤道這個地方呢？

M: [19:22] 名字就真的不是很清楚，應該是[20]14年的時候才開始大家叫街名的，那就...就清楚一點，不過我一向都不太...一般，我是路痴來的，所以這些都不太分得到...但是因為那時候是這樣叫... 但是其實在2014年之前，都會有去到那一大範圍，其實很多示威、集會... 因該第一次去就應該[20]12年[反]國教[運動]... 嗯，是的。其實香港人自從有了政[府]總[部]之後，大家都會去那裡表達...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

G: [20:14] 再仔細一點，例如夏慤道這三個字，以香港人來說，對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M: [20:30] 睡在街上(笑)，是的...

R: [20:36] 我們也[建]起了一個夏慤豪庭的

C: [20:38] 叫做夏慤豪庭[的帳營]？

M: 當時[2014年在夏慤道]的帳幕，大家都有個[為自己的營起了個]名字，好像其中一個名字是放了一個牌子[在營外]

C: [20:53] 很厲害

M: [20:57] 那...對了，一些畫面會浮現，例如928到真的是...那天晚上，或者有一天或者之前那一兩天...已經不斷地傳[聞]... 之前那一晚...我記得可能是之前那一晚已經傳，說會想開槍還是什麼的[清場方式，很多不同的消息說出來，又說警察拿著槍，會看著警察... 譬如在那裡有兩個廁所，一頭一尾，警察也要去廁所[位於]一頭一尾... 警察也要去廁所，在那裡會看一看，你戴著什麼槍

C: [21:47] 警戒[性]很高？

M: [20:49] 其實那時候還是...介乎...在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多示威、集會，很多的。那時候也有...市民是正面和警察，[距離]很接近的，那時候[2014年前後]警察也沒有那麼瘋狂，那時候很流行對警察訓話，尤其是阿禪[嬌]那些

R: 教孩子那樣，指著來罵

M: [22:19] 之後...其實去到928之前...或者警察還沒那麼瘋狂之前，你還可以看著警察去做這些事。928還沒開槍之前其實都是... 都是可以跟警察有點接近[溝通]的嘛。其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啦，但當晚可能都有不少人直接問警察，你們下一步是否打算開

槍等等。譬如這個畫面，然後去到真的開槍，那些人散了、又聚了、散了、又聚了，這樣對我來說都是在夏慤道發生的。之後就好像楚河漢界那樣，因為那條路是T字的，天橋啦，然後打橫是那條公路。公路再外邊其實是... 警察想逼進來，然後有一班人在那裡守著。那... 之後清場，可能就是。

G: [23:40]那不如說過程之中啦。因為剛才都說到，那裏有個夏慤豪庭，那你都在那裏駐守了一段時間，或者一個...你應該都知道裡面有些發生。可不可以說說裡面...

C: [23:55]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譬如你和其他鄰居，譬如最初怎樣去籌備 建造一個營，張羅物資等等的，還有一些印象是如何建造這條[夏慤]村出來的呢？

M: [24:09] 我們搬了幾個位置的，我想是三、四個位置(笑)。最初我印象中就是跟一些朋友，就是志同道合的... 其實[9月]26號那天晚上大家衝出來，我記得連續... 我那天跟他[R:]說 928十週年，跟他說，我記得...記得有三晚我不記得是三晚還是四晚... 至少三晚沒有回家的

C: [24:37]連續？

M: [24:38]是的， 可能是[9月]26、27、28，應該是26[號]的，因為是衝公民廣場那一晚... 他[R:]剛才提到，我想[9月]28號那天我經常不見他，應該是。他[R:]就說了他那段話。但是[9月]26號晚上，我們就 跟街工的人，其實是對於佔中之前，大家最後一次 briefing大家應該要怎樣做。但是一開完會，因為開會那天我們應該是完全沒看手機，一開完會我回家途中就看到衝[進去]公民廣場。然後 應該我和他[R:]一起出去了，去政[府]總[部]那裡。之後...但是不約而同地就碰到另外一些朋友，可能[夏慤道]睡了兩晚

R: 你說哪兩天？

C: [9月]26日和27日？

M: [25:42] 是的。[9月] 26、27日睡了兩晚在...

C: 公民廣場外面？

R: [25:47] 馬路。

M: 對，馬路。那它那邊有一個閘口，其實一直以來都保安深嚴，只有一個小空擋位置放你進去的那個閘... 外邊那個閘，第一晚應該睡在那裡

G: [26:01] 添美道？

M: [26:02] 對，對，有一點點凹進去，讓車輛進去圓形的那個位置... 那晚也碰到朋友在那裡一起睡，然後...

C: [26:17] 那沒甚麼裝備？

G: 就是直接這樣睡[在路上]？

M: 沒有，沒有，沒有[露營、睡袋等等]。 是不是有保鮮紙呢？我有些印象有保鮮紙...

(笑)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印象有保鮮紙

R: [26:34]你說起這裏，我提醒一些東西。因為[9月]26日[黃]之鋒進去之後...爬了如政[府]總[部]之後，原本就是何秀蘭議員，當時要搬一些音響去準備在那裡做一個... 大台，所謂指揮台，指揮著控制住環境，避免... 其實原因是... 是想保持節奏，不要有失控的情況。但政府當時是給壓力一些音響供應商，總之你來到就一定會被抓、鎖車，所以付了錢下訂的音響器材供應商都不敢開車來的，甚至乎即使民主黨會有一架貨車他們那些...就是每逢有集會遊行，那輛貨車來到都立刻被政府扣起，叫他們走，如果你不遵守就立刻鎖車。所以最後當時我們收到這個消息之後，我就立刻趕回去議員辦事處，拉兩個大音箱過來，但是拉到過來的時候，當時金鐘已經站滿了人，基本上防暴警察也都攔起了，不讓人進去。我很記得當時我... 有些人想衝出馬路等等的其實，但問題防暴警察站在那裡，我很記得我就叫他站在那裡，不要理我。我就撿了幾件，問大家有沒有人想衝？我說如果有人想衝，就跟我上樓上談談，結果我帶了十多個人，一起上樓上的麥當勞...不是麥當勞... 我忘記了樓上麥當勞旁邊有個後樓梯...太平門樓梯... 我跟他們說，外面的警察不讓我們用自動梯、不讓我們用任何陸路途徑走進去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的位，就只有一個情況，我們唯有衝下去，但大家要明白，我預料到我會被人抓，我講明我預料到我會被人抓，但大家有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如果沒有心理準備的話，大家可以先離開，我們想...不介意冒風險的就一起談。結果有兩個人立即離開，剩下8個人，連同我，討論如何分...幾隊的時候，結果就我們說好了分三條路，一條路是在金鐘站/夏慤道出口那個位置...那個位置衝過去，另一個帶隊在紅棉道衝上橋，在橋上再包抄下去...

C: [29:24] 你說的是哪一天？[9月]28號？

M: [29:27] 所以我就說完全不關我的事(笑)

R: [29:29] 還有另一隊去前面，類似是... 力寶中心那邊... 在那邊過。結果討論之後分了三隊，我就帶了一隊...

C: 其實每一隊就只有幾個人？

R: [29:47] 是的。裏面我們有幾個不行的，我們唯有下去大街，用你們的方法。因為當時站滿了人... 基本上是走不了進去，要擁擠進去的。所以可能大家下去之後，結合其他在場人士一起衝進去。結果三隊人衝，我那隊上紅棉道的天橋上完全沒有警察... 因為警察沒想到那裡有人爬上去那條橋... 那條橋不太多,高於車的位置，爬上去，攀到欄杖，走到天橋行車樓就湧下去

G: [30:35] 那裏應該已經很多人的了？

R: [30:36]那裏其實[人群]不密[集]的，反而是地鐵站出來那邊是站滿了人... 都是年輕人來的，然後外面是站滿了防暴警察，在馬路邊集中，因為太多人在那裏... 所以警察集齊在那裏...

M: [30:53] 你估計那裏有幾百人嗎？

R: [30:54] 幾百人啦。你問我，麥當勞那裏已經站滿了人，而我走去那邊... 我走了過

去... 紅棉道天橋那邊，竟然見不到警察。然後我走回頭，我就說... 我是大聲地喊，我是葵青區區議員周偉雄，大家是不是想突破警察的防綫？我就指著，這邊根本過不了，因為警察都已經佈防了在那裏，太多警察在那裏。大家想衝都衝不了。我就看到紅棉道天橋那邊有個缺口。大家有沒有意欲跟我去那邊跟我一起衝？然後馬上有一群人跟在一起衝下去。我很記得我拉著大音箱(笑)，拉著大音箱，然後在那裡跟那群人一起衝... 正因為我們突破了... 我們成功上了那條橋，其他人一起跟在一起爬橋上上去那裏衝。正因為我們衝過之後，下面[警察防綫]就失守了。全部一起在這邊又爬、又衝出去。然後我們就在沿着那條馬路一直走下去...我很記得... 如果之後我被人拉了的話... 慶幸那時候是[20]14年

M: [32:24] 那時候，有好幾單...有些車可以攔著那條路，讓交通停在那裡，人們可以湧進去。是不是你哪裏發生？

R: [32:35] 不是那個位置，不過當時有車... 那條路還有車走著，還有車走過，但我們爬上去後，車都全停了，讓我們走，讓我們過。然後我們一進後就真的馬上截[停]了全部車，令所有車停駛。

M: 相對上[9月]28號那天，我是裏面那班人來的，在政[府]總[部]附近的，我印象中... 不是，不是，你說28號... 日間... 但不是... 催淚彈...

R: [33:17] 那是之後的

M: [33:19] 丟進去的... 就是邵家臻那個位置呢，是不是[9月]28號？

R: [33:25] 我不記得

C: [施放]催淚彈那天是[9月]28號，十多個小時，你們說的是相差幾個小時... 黃昏和夜晚

M: [33:34] 是的，是的。放了[進去]之後，我在裏面，但很平靜的我印象中。是外面...

R: [33:43] 外面就很亂，是兩個世界。

M: [33:48] 應該是11點都還是...沒什麼事。一開始丟[催淚彈]...其實如果我們有些記憶上的日子或時間錯了...

C: 之後可以補充。我們整理了文字，你看了之後，你就可以再補充

G: 如果到佔領了... 佔領了整個夏慤道或者其他地方... 集中說說夏慤道吧。剛才你也說有一個夏慤豪庭，你們是怎樣... 怎樣運送物資、如何選擇位置、與他人互動是怎樣的呢？

R: [34:35] 我們算是早期的啦，算是早期。我們建了不久，然後被人偷了一個營，因為上班，我上去辦事處，她[M:]就要上班，就被人偷了一個營(笑)。那其實就是買了一個營，當時其實不太多人買營，最初就不太多人去建的。

M: 開始的時候不多

R: 後來多了

M: 到某個時間就開始營貼營[形容很密集]，就是很早期已經見到。

R: [35:01] 我們早期是放在草地那邊的...

M: [35:04] 不是，不是草地。最早期是天橋

R: [35:07] 最早期是天橋... 第二階段才...

C: 天橋底還是天橋上面？

M: 天橋上面... 我記得那時候，我剛才不是說有些朋友的...

R: [35:19] 類似行人天橋，下面是行人車路，上大概100米左右

M: [35:24] Benny和阿超他們有沒有紮營呢？ Ben... 最初他們都有[紮營]...

R: 他們都有紮營，後來拆了

M: 就是928的時候他們是... 我們一起的

R: 後來離開了，他們後來離開了

M: [35:42] 對，後來他們離開了... 那我記得有一次搬了去公民講壇前面的那些位置，你記不記得？就是你們街工建了的那個的前面，那那邊就多一點不同的人。因為那裡很近有個物資站，但旁邊也有些活動，我印象有些活動... 有印象

R: [36:11] 很多不同的party[持份者]都擺放了一些台... 各自的表述，發表自己的想法

M: [36:19] 還有旁邊好像有一兩檔搞皮繩啊、藝術東西的，就是那個位置...

C: [36:29] 橋的意思是否這段這樣上去？

R:

M: 對

C: [G:]口述形容這條橋吧

G: [36:36] 這是... 夏慤道它會有一個位置做分叉的... 是天橋轉去紅棉道的...是的，就是過天橋這個位置... 對，就是大快活看出去的[位置]

M: 然後公民講壇...

R: [36:56] 然後我們殺回下來，令到警察失守...我心想，真的很幸運，因為當時... 幸好警察不會抓我，抓我我就死定了

M: [37:12] 那天應該有幾個位置都是這樣爆進去的... 但是警察都... 都沒有... 都意料之外...

R: 不是，可能是我比較幸運的原因是，我是帶了人馬上去，因為我帶了人馬上去我拉著個[音]箱，所以走得慢，其他人已經衝前，變了看不了[跌下去？]（笑）

M: [37:33] 那之後試過短時間在草地...

C: 即是添馬公園？草地的意思是？

M: [37:43] 是的。然後去了草地之後... 因為有幾晚，有一兩晚跟幾個朋友聊天

G: [37:55] 那你們有個營在那裡... 有沒有... 有沒有直接留下來？

M: 有，基本上都在那裏睡

R: 我們很多時... 很多晚基本上就是在那裡睡覺，然後我們早上就走去... 電車站，纜車站下面有個運動場的，就在那個運動場洗澡... 就7點鐘起來去洗澡。

M: 是啊，刷牙洗臉那些就在...大廁所那裏... 很乾淨的... 那真的是一絕啊（笑）

R: 然後我們在政[府]總[部]的廁所...政[府]總[部]的廁所... 我們刷牙洗臉就在下面... 公民廣場那邊的廁所。我們認識「細寶」就在那裏，他就在那裏做[廁所]所長，他打理得很乾淨

M: [38:51]不是。其實...我不知道男廁是怎樣。女廁你是看到有人在...有人一直在收拾東西。你在用的時候也看到有人在...

C: 遇到的那些都是義工...

M: [39:05] 都是年輕的女生，也是...是的。之後 我們...我們住在[街道的]頭啦，廁所就在[街道的]尾部，那其實... 一邊走，尤其是煲底那裡是很多活動在進行的，就是一些環保東西

C: 例如呢？可以舉例子嗎？

M: 回收那些...

C: 膠瓶啊？

M: [39:35]是的，是的。回收那些... 一瓶一瓶那些...

C: 做清潔劑、做厨餘？

M: [39:40] 是的... 我不知道，因為我真的不太熟悉那些

R: [39:43] 環保酵素...

M: [39:45] 對，環保酵素... 還要寫得很清楚，叫做在教人怎樣做。還有... 其實不止的，很多人寫一些東西出來呢，教大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或者那些訊息，其實沿著這條路，你會發現有很多... 大家可能因為長期坐在這裡... 又想表達一些東西，大家那時候的...狀態不是像平時的香港人一樣... 我想是有個氛圍有不同，大家是為了一個ideal[理念]而坐在這裡。那你每一天其實就在想一些這些東西... 還有是一些年輕人,我

不知道是那段時期他們受的教育呢，他們的視藝比較好，我覺得他們的畫畫真的很漂亮。他們貼出來、擺出來的畫是很漂亮的。那你可以沿路看到很多。

R: [40:56] 我想說一下公廁。為什麼呢？立法會或政府總部對出的公廁，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走去立法會經過都會用得到。那這個廁所的特別是因為新，比較乾淨、先進，所謂先進就是有比較好的梳水、排水，感覺上比較乾淨整齊。但是去到佔中的時間出現了一個特別的情況，就是會多數很多人知道有人需要一些梳洗用品、廁紙，甚至女士要用的M巾[衛生巾]，都擺滿了。我知道[是因為]... 有人手幫忙放物資。其實有很多人捐贈很多的物資，包括大量的牙刷、旅行牙刷、牙膏、甚至毛巾都有，還有大量的廁紙等等的供應都擺滿了。而最棒的是有人定期幫忙做清潔，就不是要麻煩到立法會或者食環署的清潔工來幫忙處理，其實叫做...雖然大家很反對政府，覺得政府不應該這麼高壓處理民生和政治的議題，但是... 參與的朋友也覺得我們有我們的...就我們的立場去表達意見，但也不想前線的工人...工友因為我們的爭取而影響到他們的工作，所以大家都在工作上去做好自己的本分，減少對其他人的影響。

M: [42:44] 還有我想那時候對於那幫佔領的人來說，這裡是他們的家。他們覺得我要弄乾淨，不要弄髒，其實我想比起平時不是佔領那段時間更乾淨，因為洗手間是香噴噴的，整個廁所，我不知道他們放了什麼在那裡（笑）... 總之是，對了，除了政府無緣無故弄得沒有水，很多時候，我不知道是否叫做頻密，但印象中是有的，就是無緣無故沒有水，大家要舀水... 是不是... 我有沒有搞亂[了2014與2019年運動所體驗的]呢？

G: [43:33] 再說一下，在夏慤道的橋上有個營在那裡，其實你們怎樣跟隔壁附近的人溝通，或者會不會有溝通的呢？還是沒有溝通的呢？

M: [43:46] 有的，但也不是那麼多，不過也認得隔壁的那些[人]... 還有... 除了大家住那些[營]之外，他們有些是有其他活動的。不過我也不太記得...有些是皮繩的，我記得天橋那裡再後一點點... 去到一個出口位，有一個位置是有人搭了一些樓梯再進去金鐘那裡，那裡好像有幾檔...他們長期擺放一些活動的東西，其中好像有皮繩，然後... 他們那時候也有... 他們那時候糾察？那時候叫什麼？那時候每一個位置都有...

C: 物資站？

M: [44:47] 物資站，之後還有... 類似他們還有... 他們是維持保安的糾察...不是叫糾察... 不知道，他們夜晚會有單車去巡[邏]，你記不記得？但他們叫什麼？有一個名字的... 他們... 在出入口位，你會見到他們不是叫做常駐，但會看著，可能怕警察突然衝進來，都是那些出入口位置。

R: [45:25] 試過當晚突然間全部都衝出來，有人大喊有狗啊（笑）

M: [45:35]接著金鐘那裡有個論壇的東西，金鐘一出去... 總之進去之前，旁邊天橋底有個位置，基本上每晚下班要進去之前就會經過這個論壇位置，其實是很多...很多活動的，只不過呢，你 如果下班之後就進入自己的營，你不特意去看旁邊就不會看到其他東西了。

R: [46:10]我自己在這裡睡覺期間，也不多，但也有跟一些鄰居... 一些營的朋友聊天。我留意到的情況就是 有一些同學，他們在這裡溫習，所以我就不敢打招呼。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我在辦事處下班才下去，可能都7點多8點，很多時候每一晚都會有集會... 我們都會參與，集會完結了才過去，也未必有太多時間跟我們聊天。但是普遍大家都是想等政府有個善意的回應，希望快點結束，但問題是政府態度一直怎麼回應。最後也有些流轉的情況，有些可能學生可能留了一段時間要回家，因為家人那邊也有壓力... 其實也看到有些流轉的情況。有些他們走了，其他人也來了

C: [47:17] 還有沒有印象 一直佔領... 我們現在定的日子是79天啦那樣。到了尾聲的時候，你本身和其他政治上的盟友或者其他朋友怎樣看當時的狀況？還有沒有印象到最後的時候，大家的感覺是怎樣呢？好像政府一直沒有回應，雖然那個議題很清楚，就是要爭取真普選那樣

R: [47:47] 那我講回我自己和街工的同事... 就是我的議辦同事，有梁耀忠或者是區議員去討論，我們大家都估計到，其實基本上梁振英想跪也不太簡單，想放手也不太簡單，也考慮到應該很大機會北京是不會讓他作出任何承諾，所以他清場是早晚的事，只不過是清場之後會如何處理...運動之後的事，我們是有討論這件事的... 到最後到了12月中時候，一班立法會議員、政黨代表在金鐘那裡坐下來，等他們抓、等他們帶回警署。我想這個情況其實是最和平落幕的情況，但是... 所產生之後令到參與運動的朋友... 進入了失落，或是覺得運動失敗的情況呢是... 再衍生[20]19年本土派、港獨派的發展呢，是另一個層次的延伸。我想... 我不會敢說是對還是錯，只不過大家選擇走的路線，那個方向... 是用什麼方法走自己想走的路向而已。衍生後面的東西其實就是一個很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個走向... 因為傳統保守路線的就一定繼續走傳統保守路線的政黨的走向，只不過他們會不會容納或者接納跟其他人溝通去合作。而本土派或者港獨那邊對傳統泛民主派的那種失望、那種鄙視，甚至是敵視，我又覺得是...可以理解，但是 怎樣去改變這種情況... 改變這種關係。當時是想不到辦法，只不過去到19年之後，甚至乎立了國安法之後令到他們... 開始放下那種成見...叫減低，不可以叫放下... 減低，減少了那種成見，還有針對泛民主派的那種東西，因為大家[追求的理念]都沒路走了，你去參加也沒用... 只不過對於未來的發展的趨向，會不會是由一個敵視變成一種有可能合作空間去推動未來對香港、對中國的改變？我想是要再看遠一點。我覺得還在發酵中，還沒完的

C: [50:55] 2024年還在繼續發酵？

R: 我覺得是還在發酵中，還沒完的。只要... 中國的勢力再弱一點，或者國際社會再關注多一點的話，是有機會變的，我是有樂觀的看法。

C: [51:13] 那我們已經很快跳了[過去]... 已經去2019年。那麼還有沒有印象2019年... 夏慤道附近，其實2019年的大革命就很多區都有很多的...每個星期都會有遊行，但是在夏慤道6月的時候，都開始... 有很大的活動、甚至是佔領立法會，7月啦，6月有很多抗爭的行動。那段時期有沒有特別深的印象呢？在夏慤道的一些回憶？

R: [51:42] 反而在2019年那裡呢，金鐘那裏的事情，我就沒有參與... 因為當時我不記

得什麼原因，總之就是我沒有過去

C: [大家]散落了去很多不同的香港地區？

R: [51:53] 我是沒有過去... 真的回到那時候我是沒有過去的。你有沒有過去？

M: [51:56] 沒有。其實多數都是... 是開始的遊行就會經過...

C: 就會經過？

R: 是的

M: [52:03] 是的，4月，之後到6月爆[發]啦... 最深印象是612... 是不是612呢？

R: [52:14] 是612，是612。612你有去的

M: [52:16] 清晨... 是的。清晨無緣無故... 之前那晚大家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那早上... 可能都是想刻意早點起床看... 然後就看到（苦笑）

R: [52:32] 爆到七彩

M: [52:35] 然後就下去看啦。我記得那天早上我們也去很早，可能大概是九點前去看，已經遍地開花了，全部都是年輕人。

R: [52:51] 我剛剛想起為什麼我這麼少下去呢？其實那時候... 本土或者港獨派那邊... 比較是號召多人去立法會那邊做一些抗爭行動。本身我自己不是那個類型的人，身邊的朋友，包括我們街工也都很不是認同... 他們那種手法，所以就沒有去參與那邊的。但是大型的集會遊行呢，我們是有的。我們也和一些葵青的街坊有一個很長的橫額，我想你們應該記得，我們拉著橫額，我找了個街坊幫忙...車... 我們去深水埗買了兩塊布回來，然後找個街坊把兩塊布接駁起來，這條橫幅超過50呎... 超過50呎

C: [53:35] [布上]寫了什麼？

M: [53:38] 我現在嘗試找...

R: 一下子忘了（笑）

C: 可能反送中？

R: [53:51] 是《葵盛街坊返送中》。那下去的時候，由維園拉到金鐘那樣... 是的，帶著過去的。反而我們遊行很積極參與... 我們甚至租了兩輛旅遊巴，分兩次，12號和19號都是由葵盛載街坊落去參與遊行

C: 去哪個地點下車呢？

R: [54:21] 去維園...維園旁邊？就是...中央圖書館附近，那裏下車後去維園，然後一路走。其實中間有些老人家有參與，但走路時都要中途休息，然後時間到了，要回

家... 想想那些情況，反而就是到後來開始街頭多抗爭，我就很積極參與反而在街頭抗爭裡面 幫忙做一些協調角色，因為本身我那時候除了是區議員之外也是葵青警區的滅罪委員會的委員，希望能夠用這個角色做一種緩衝的的職能，減少示威的手足和警察那邊的衝突。初期也起到一些作用，能夠減少... 叫手足快點走，警察來到叫你不要動嗎，先讓他走，能做到的。但做到... 到了十月中開始就做不到這個效果，警察連我... 都嚇我。試過一次在荃灣，應該是宣佈三罷...那天，荃灣就是有人中槍那天，就是有男生中槍那天... 就是有男生中槍那天， 我很記得我在楊屋道那裡有，一班手足在那裡跟警察對峙。後來...那些手足走得差不多的時候，後來有些防暴警察開始衝出來，我拉著小揚聲器，呼籲他們，你們冷靜，讓他們走啦。不要有任何的傷亡，兩邊我都不想。 但竟然有一個類似應該是防護部隊指揮官，就殺過來，把我推向牆[邊]，想用棍子打我，但幸好當時有一個...應該是警民關係組，是葵青警區的...啊不是，是總區的警民關係組警司... 用大揚聲器對著防暴部隊的指揮官說不要打他，這個[人]是能幫得忙的。我就很幸運地...避過那一疫。但是到了十月尾... 其實每一次晚上去外面后，我回到家都很辛苦，有一點很...情緒受到影響。到十月尾之後，我就決定不再去，因為每次回來都很辛苦，有幾天睡不著，是完全睡不著，很累都睡不著。我發覺我已經不行了，超出了精神能負荷的範圍。那我就停了下來。

M: [57:15] 其實2014年我找到你們街坊有個社區公投... 5月... 佔不佔中[的公投]，應該是叫一些街坊表達[意見]... 就是整個葵青區...

R: [57:37] 我們有幾個[區]議員辦事處去做了一個社區公投

C: 明白 我想追問多一點。2014雨傘運動期間，你在夏慤道看到一些年輕的街坊，社區公投那樣... 你講到清場之後，這些很積極的年輕街坊，其實在2014雨傘[運動]之後，這些很積極的年青街坊，其實他[們]之後 [20]14年... 雨傘之後都有在你們的社區裏面做很多東西... 是怎樣的那個狀況？

R: [58:10] 其實就會就著一些社會的關心的議題，去做一些工作坊討論，甚至乎是...

C: 都是你辦事處帶頭？

R: 都是我們的自己辦事處。我知道 譬如葵青區... 葵涌區... 葵涌邨黃潤達那邊都有[舉辦]的。葵芳梁耀忠辦事處那邊反而組織了一班新來港婦女... 新來港婦女，就是那些家長，就著他們關心子女，他們自己的權益去討論一些事... 其實就是[20]14年之後所衍生出來的社區工作的狀況。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傘運所帶動出來，令市民關心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和權力。那當中有討論，討論完之後怎樣付諸行動，包括可能是寫立場書，去遞交給立法會的...一些不同的政黨，甚至乎去組織一些街坊去申訴部去表達對社區關注的議題，其實也有所作用的。

C: 你剛才形容的工作，如果14年之前就算你主動去舉行也沒有那麼多人參與？

R: [59:32]很難辦，很難辦。

C: 就是[2014年傘運]帶來了一個很明顯[參與度]的改變？

R: [59:35] 是

C: [59:44] 好，那最後兩個問題wrap up一下

G: 啊，對了。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你們在佔領區的時候，你覺得自己當時在在那個地方...佔領中[的地方]是 屬於一個什麼角色呢？屬於一個參與者、佔領者 或者一些協助者、組織者？

M: 你先說吧

M: 我想是大家推動的一件事... 大家都有一個目標，希望[能]達成一些東西。即是由頭到尾，即使到最後，雖然大家都明知散了，因為應該這個覺得... 在最後都不會成功的感覺其實都[存在]很久了，應該由我想[那三個月裏過了]一半的時候已經開始了。但是... 那也不想[解]散，也會真的遇到[清場]再算吧... 也是想推動到... 最終的目標，但最後都不可以... 是的

R: [1:01:21] 在2014年的運動裏，其實街工有想過在裡面做一些組織工作，有想過的，所以也試過在下面拉... 拉一兩塊卡板，搭一個台，讓大家討論一些基層權益的東西。但反應是... 可能大家當時是關注社會其他議題多，所以那個組織基層... 討論勞工權益的東西反應不理想的。所以就漸漸沒有再就勞工或者基層的權益去做一些跟進的事，反而就是... 對於這麼大的社會事件裏面，參與的角色是我自己在做的。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 區議員的角色裏面，因為都有些資源啊，或者容易去做一些... 資源上的爭取，起碼向人們發起一些招募物資的事是容易一點，有身份去收集，即使在辦事處收集物資都容易一點...

M:

[01:02:35]尤其是你應該要多說一些葵盛東呢...

R:

[1:02:39] 那所以呢，其實我就... 就住佔領區裡面，有什麼需要，我們容易在社區裡面去籌集一些物資， 帶回去[佔領區]，其實是做到這個角色的。無論是參與，或是資源上面都做到一些事

M:

你應該講一講葵盛東的連儂牆

R:

[1:03:00] 連儂牆那是[20]19之後... 現在在講[20]14年後

M:

啊，對。

G:

[1:03:21] 那問問兩位吧。現在時光倒流10年，就是回到14年的時候，你會不會繼續

做... 或者會不會想要再做盡一點，或者我不會這樣做[參與]了？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呢？一個假設性的想法呢？

R:

[1:03:47] 你先說

M:

我想是一樣而已。那時候... 比如9月26日那天晚上你衝出去，那天也很晚了，應該是凌晨，才上巴士出去那一刻，你是... 見到有些事情正在發生的，你是... 就是叫做能力範圍之內... 叫做撐著大家也好，因為...是的，要夠多人才讓大家知道 那件事是這麼多人都想... 要如何發生的嘛，你不出來，沒有人會算到你[這個人頭數]的嘛。但是可以做的事實在是有限的... 是的，然後2019年，人們就再進一步[抗爭]啦，但其實都是有限的，說真的。

R:

[1:04:55] 我看法也是... 其實2014年的事件的發生，其實都是隨著社會的勢[時]態發展... 就算現在回頭，會再做一些，不會再做的還是怎麼樣，其實不到我們去想。因為那個發展不是政黨推動這件事。政黨推不起，是沒有一個政黨可以推得起。是政府做一切一切的舉動促使了一些本來不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學生，令到他們關注了自己的需要，而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政黨從而配合整件事的發展。會不會再做盡一點？我覺得不是你想做盡就做盡，因為社會氣氛去不了... 你想去盡，市民反對，市民抗拒也去不了盡。但是會不會[2014年]12月[之後]就這樣收檔呢？我覺得假設... 假設當時各個政黨的代表願意撐久一點的話，會不會令到市民繼續支持我們撐久一點？而撐久一點的話會產生什麼效果呢？是令到政府會跪下、令到北京也會跪下，還是怎樣呢？這就很難說了。這真的很難說。

C:

[1:06:30] 那你們有沒有去過Sheffield的夏慤道？

R:

有經過...

M:

沒有經過

R:

[只有]我經過過

C:

[1:06:45] 好啦，那差不多了。你們有沒有特別的想再補充？之後我們 如果時間或地點上...你想補充之後可以再說的

R: 我只期望... 我們已經身處英國，能夠將香港... 無論是 [20]14 或是[20]19年所發生

的事，是能夠... 令到英國更多人... 真的認真用心去關心而不是只有知道發生了這件事。而關心... 而又是了解中間我們香港人所付出的代價... 血與汗，能夠給更多壓力我們的政府... 在香港事務上的關注呢，我希望能夠改變到未來 香港的... 走向和發展。在現在的情況，看到很多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但不太了解。會不會幫忙給壓力政府？看不到很積極的反應。我希望能夠有這個改變

C: 那我想問最後一條。因為整個計劃 除了關注夏慤道，其實是關注夏慤道... 其實是關注夏慤道裏面一些社區組織的一個面向。現在跳回來英國看英國的香港人社群... 你覺得有沒有一個前景呢？如何可以組織... 剛才你有一個願景，就是希望英國的英國人... 本地人都關注香港的事務，甚至給壓力這個英國政府關注。如果我們由英國的香港人社群開始先做起，你有沒有一個特別的願景，如何去組織在英國的香港人去關注？

R: [01:08:43] 有困難的，有困難的。因為...港共政權就立了一個國安法，一個宇宙大法令到很多來了的香港人有所顧忌、甚至擔心。因為有部份的朋友呢，他們可能在香港還有親戚、還有一些朋友，他們可能也考慮... 有機會回香港去玩、旅遊甚至回流香港的準備。基於這些因素，我見到不少朋友選擇沉默，甚至乎是刻意去迴避... 刻意去迴避討論參與一些就香港事務的事[宜]。這個其實是難搞的。除非我覺得英國政府在外國代理人的工作上多做點功夫，能給壓力中共不可以在英國內部再做一些影響... 甚至特務工作的事情，這樣才有機會改善這種情況。這個就是政治層面，另一個層面就是... 也有些朋友可能是因為經歷了[20]19年之後所有的事情是對政治有一點疲勞，也拒絕去參與，甚至可能部份人在投票日也不想參與。但問題是... 希望能夠慢慢、慢慢...那種抗拒減少，多一點... 唯有跟他們溝通接觸

C: [1:10:34] 好的，多謝M小姐的參與

R: 感謝